

## 碎花情緣

馬承鈞



三十多年前，我還是一名捉襟見肘的「藍領」，生活緊迫而單調，天天重復着從工廠到宿舍的日子。但不知出於何種心情，每每途經路邊的一家花店，腦海總會翻起小小的漣漪：多好看的花兒呀，何時也能選一盆帶回家，讓家人也感受這美好的景致呢？不過那時欲圖賞花之夢並非易事，捧回一盆小花得花費一個工人幾乎半月的工資哩！所以每當走過花店，遲疑的心總是強迫自己匆匆離去，似乎要遏制一種非分的覬覦之念。

直到一個深秋的黃昏，下班途中我又鬼使神差蹣進一家新開的花店，在角落裏看到一盆清新樸素的碎花，就再也不忍離去了。

那是一盆長着白色瓣兒和黃色蕊子的不知名的花兒，纖細的花枝下裹着幾叢翠綠的葉子，無數的花蕾集結枝頭，疏散開來猶如繁星點點。那輕盈的感覺猶如初春江南山中的薄嵐或深秋向晚的一襲輕霧，輕輕吹口氣，它就會顫動起來。不經意地吸上一口，雖無醉人的芳菲，卻滲出幽幽淡淡的藥香味來。這是什麼花呢？它讓我想起山野路邊的淒淒芳草，想起三兩相交如水的摯友，想起祖母穿過的斜襟藍印花布衫，還想起父親送我的那本業已破舊了的線裝本《唐詩宋詞選編》……

於是，我不再猶豫，以當月的獎金買下這盆不知名兒的碎花。當我興沖沖抱着它回到我簡陋的家，小屋立馬蓬鬆生輝起來，妻子和剛滿一歲的女兒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從此，這盆無名碎花就成了我們

.....

## 放低身段

嚴 陽



才十八個月大的孫女跟我一起玩的時候，喜歡拉我在椅子上坐下，甚至是在地墊上坐下。當他拍拍椅子或者是地墊，忽閃着一雙天真無邪、好像在說「爺爺坐」的眼睛的時候，我真的很難拒絕她。雖然對我這個年齡、這個體型的人來說，坐在她平時坐的小椅子上，或者是與她一樣坐在地墊上，腰與背都有些受苦受累。

孫女為什麼一定要我坐下？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我以為很有可能是因為以她的身高與我的身高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如果站着，那麼，她與我交流就必須仰起頭來，而這必定讓她十分不便，時間長了脖子或許還會很不舒服，然而，當我蹲下或者坐下的時候，我的身高與她基本相當，讓她更加自如和放鬆。

我憑什麼這樣揣測？很大程度上，因為在工作單位，假如召開大會，那些做領導的一字排開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讓坐在台下的我會產生嚴重的壓抑感，假如他們說話的語氣語調還又官氣十足的話，那麼，我這樣的感覺會更加強烈。當然，台上的那些做領導的則是再放鬆不過了，這是因為他們居高臨下，「一覽衆山」。舉例說，有領導作報告的時候，經常會脫下鞋子，甚至拿手去撓癢癢。而我能夠想像的是，他恐怕也只有在我們這些他的下屬面前才會這樣做，因為他感覺太好也太放鬆了。因此，我常這樣想：如果把主席台撤掉，讓他跟我們平起平坐，或許他依然會將鞋脫了，但是，至少他良好的自我感覺可能就要打折打了。

不能不說的另一點是，有些做領導的就是走下主席台，乃至於走進我們中間，並不一定就意味着他們能夠以普通百姓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應該把身段放得很低，對我們非常恭敬——他們可是我們這些納稅人養活的，因此應該感恩我們

一家三口的寵兒。由於及時噴水、接觸陽光和通風，碎花長勢喜人，清晨觀之猶如雲霧繚繞的山嵐瀾漫，夜晚觀之恰似霞煙氤氳的群星閃爍，當年我的許多習作就是在它掩映之下動筆完成。

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年中秋節整理書櫃，無意間從一本發黃的《詩刊》裏抖落一張照片，拾起一看，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市郊一家國企當工人時拍下的生活照：我抱着一歲的女兒，身邊有一盆花——仔細一看，正是我買回家的那盆不知名的碎花——正是這張舊照引發了我上述的回憶。

捧着這張照片我真有一種莫名的激動。我慢慢想起來：當時彩色菲林和沖印業剛剛引進內地，擁有一張彩照很難得，這張照片還是請廠裏的宣傳幹事特意來家拍攝的，沖印出來後自是欣喜有加，大家爭相傳看。後來不知怎的卻不翼而飛了，為此我還一直耿耿於懷，今天才揭開謎底——大概是因為珍貴，我將它藏於這本鍾愛的《詩刊》裏了！

一張三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引起我對一盆「無名花」和那段艱苦歲月的追憶與反思。我的碎花情緣固然平凡無奇，但惟其平凡，才是生命中一段最真實、最美妙的夢，不然當年我何以如此傾心於這盆碎花呢？今天我終於得知，那盆碎花名叫「滿天星」，乃是一種極為普通的花。如今我家陽台和客廳乃至書房、臥室、洗手間都擺有各種花卉，春蘭秋菊、山石盆景無所不有，有的還是所謂名貴珍品，可謂「滿室芳草綠，一片丹桂香」，但是我卻再也找不到當年那種夢繞情牽的感覺和情致了。

.....

# 耕耘播種在青海高原上

陸士虎

## ——讀李南山《時代的呼喚》



讀完李南山的《時代的呼喚——1979年後中國西部中長篇報告文學選集》，是在初夏的雨夜。書桌前閃閃爍爍的燈光是溫馨的；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折射出來的思想是透亮的，我沉浸在其所創造的境界之中，聞到了青海高原濃郁的泥土芬芳，聽到了在世界屋脊開拓奮進的人們的呼喊和前進的腳步聲，見到了一批又一批耕耘播種在這片土地上的拓荒者形象。我覺得這本書必須用心靈閱讀，決不可浮光掠影地瀏覽，因為這部著作撰寫的是「一種人文精神境界，一種靈魂的呼喚，一種正能量的「軟實力」。作品既是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一種縮影。」

乍一看書名，就有一種崢嶸歲月的厚重感。作者李南山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裏，有他的思考，有他的生活，有喜怒哀樂，有憂患和彷徨，也有憧憬和夢想。他寫出了社會公僕的神聖責任和擔當，寫出了察爾汗鹽湖英雄群像的創業史，寫出了老水利工程師把終身「貢獻給（整治）黃河的偉大事業」那樣的「痴情」，讓人民真切地感悟到那種浸透血脈的家國情懷，那種穿越時空的靈魂的呼喚，那種投身於開發大西北的豪情壯志，那種永不衰敗的對人民事業的赤膽忠心！李南山的筆下，可以說都涉及了（或來源於）一個沸騰的偉大時代。無疑，他的這本書是這個偉大時代的投影。

李南山的報告文學注重塑造青海改革者的形象，具有濃郁的西部地域特色。這一點，在《時代的呼喚》開卷首篇的長篇報告文學《公僕的職責》中就可見一斑。我認為，這篇作品是他反映當代改革生活中傑出領導人的一種積極的探索和嘗試。李南山採用了倒敘的手法，從一個紅艷艷的「三紅」蘋果說起，到柴達木希里溝那棵從銅普山上挖來的野山楊樹；從神話故事中的白岱國王子的出世，到根據同名傳統藏戲改編的《智美更登》舞劇，從而勾勒出時任青海省省長黃靜波的改革者形象。這篇作品提出了一個十分嚴峻的時代命題，即什麼樣的人才是在當前新時期中的傑出領導者？並試圖作出詮釋和回答。正如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黃鋼讀後所言：「從《公僕的職責》中，讀者自己可以看見，可以判斷，這篇報告文學作品所報道的人物，是否符合選舉人推選的標準；特別是，他是否與群衆發生廣泛的聯繫，而且還經常鞏固這種聯繫；是否善於傾聽群衆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是否具有向群衆學習的決心……」

李南山的報告文學主題鮮明，風格獨特

。他首先把所寫的人物置身於億萬年以來風沙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他的作品中，缺少的是那種夜雨瀟湘的抒情，更多的是貫穿了投身於開發大西北的豪情壯志，以及對人民的忠誠。他擅長觀察矛盾環境中的人物性格和命運，善於運用細節描寫、心理描寫、情景交融等藝術手段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播種者》主人公程秀山，一個只上了兩年小學的學徒工，抗戰後到延安，在魯藝的窯洞前聆聽過毛澤東的文藝講話。新中國成立後，程秀山到青海擔任文教領導工作，踐行了「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最感動人的一幕是他經受了生離死別的考驗，當時左肺腫瘤已經很大，必須回上海診治，在此以前妻子多次勸說他回故鄉宜興療養，但程秀山甘願留在缺氧的青海，說：「我可以沒有江南，但不能沒有青海。」作者對於生命的詮釋是這樣寫的：「生命？——程秀山從來不曾想過。他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工作，戰爭年代，面對敵人，他只曉得衝；和平建設時期，面對工作上的矛盾和困難，他也只曉得奮力向前。其他一切，他全「忽略」了，『生命』兩字，他感到陌生，他茫然不知該怎樣回答。」程秀山在生命彌留之際，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值得慰藉的是他的幸福、歡樂、痛苦和夢幻已經深深埋藏在青海的泥土裏了。

現在，程秀山雖然早已駕鶴西去，但他的靈魂卻存留在青海。誠如《播種者》餘音嫋嫋的尾聲：「程秀山真的走了嗎？沒有。他行走在青海高原上……同志們的耳邊彷彿聽到，在隆隆的炮火聲中，他譜寫的《戰鬥聯唱》歌聲嘹亮……同志們的眼前浮現起他的身影：那結實的身子，傾斜十五度，急匆匆走着碎步，他在播種，耕耘……他不停地走着，走着，漸漸消隱在花草叢中。潔白馬蹄蓮，在春風中搖曳……」這篇催人淚下、扣人心弦的報告文學（由李南山、李蔚、陳宗立三人合作）已化作青鳥飛翔在世界屋脊的長空，生命之歌永遠迴盪。

李南山的《雁落龍羊》是又一篇報告文學的傑作。作品中的老水利工程師溫濟中在被迫退休，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力，發放到更邊遠的地方去落戶時，卻在他自己堆砌的柴門小屋的近旁，找到了另一種慰藉和夢想。因為它離黃河更近了，即使關上柴門扉扉，也能隱約聽得見黃河嘩嘩的深情呼喚聲。他承受着錯劃右派的冤屈和無家可歸的孤獨，以黃河為自己的終身情侶，戰勝了「鬼也不來的地方」的種種困難，為龍羊水利工程的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儘管主人公有悲劇性的遭際，但在李南山的筆下，人物的心境和情懷，甚至他們眼中的自然景物，都與那些一抹頹傷、無望的作品截然不同，充

## 見棺如官 見材如財

白頭翁

」是極其操心的，她的棺材做得可謂「固若金湯」，以至於當孫殿英的部隊歷經千難萬險來到地宮時，幾乎對慈禧的「梓宮」束手無策。怎麼也打不開棺材蓋，最後找來長柄的大鐵杵，使勁地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棺材打開。

開棺所見，幾乎驚倒了所有在場的人。但見「慈禧太后平卧錦衾，顏面依舊，膚色則像剛剛死去的一樣，二十年的屍體且毫無腐敗，依然完好。慈禧的鳳冠、鳳襖、裙帶鞋履，以及一切殉葬的衣衾一應俱全。珠光寶物，熠熠發光，照耀得墓穴內猶如白晝。」（《盜陵將軍孫殿英》）專家們稱這都和慈禧棺材材質有關，都和慈禧棺材密封有關。都說慈禧的殉葬品哪樣哪樣是國寶，其實慈禧住過的「梓宮」才是真正的不可再得的國寶。

據專家估計在中國被盜的陵墓恐怕數以百萬計，而每座被盜的陵墓幾乎都是破陵墓，然後劈碎棺材而盜。許多堪稱不朽的中國墓葬文化的結晶隨着斧劈刀砍，被破碎肢解，蕩然無存，那是中國文化不可挽救的損失。皇帝藩王大臣的棺槨上凝聚着中國當時最優秀、最經典的繪畫藝術、漆畫藝術、金箔畫藝術、雕塑藝術、鑲金藝術、鑲嵌藝術、天文、地理、陰陽八卦、神話傳說，簡直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且都是當時最傑出、最有名的「藝術大師」完成的，它們都是當時文化藝術、工藝美術的代表作，非常可惜，也非常無奈，它們都在盜墓者的貪婪和欲望中化為烏有。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國政府組織對明十三陵的定陵進行發掘，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對皇帝陵墓進行發掘，歷時兩年零兩個月。發掘的成果不是此文所涉及的，令人不解的是，當年發掘的明萬曆皇帝的棺槨不知為什麼竟然被當做無用的垃



▲李南山報告文學選集《時代的呼喚》封面 作者供圖

滿着一種自信、樂觀、豁達、昂揚的情調。李南山寫道：「在三門峽，戴着『右派』沉重帽子的溫濟中，肩扛着超負荷鋼筋氣瓶在工地上奔跑；在劉家峽，頂着『摘右派』帽子的老溫，在峽底建築地下廠房，三天三夜不睡覺，澆灌一米高的拱頂混凝土。不管怎樣，他能為黃河的事業出點力，心裏是踏實的，快慰的。」在此以後，李南山信手寫出：「事業是一個金色的夢。每當進入夢境，他總能聽到黃河那洶湧澎湃的濤聲。如今，他要走了，他遠眺見不到的黃河，再也忍不住心中湧起的辛酸，淚水撲簌簌滾了下來。」李南山就是用這樣情深意濃之筆，帶讀者走進了這位老水利工程師對黃河的「痴情」。

李南山出生於江南古鎮南潯，新中國成立後，他回應號召，從繁華的上海報名來到青海，不久調任《大公報》記者，後從事專業創作，以身體力行開拓大西北，幾十年來耕耘播種在青海高原上，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更努力追尋青海拓荒者的人物形象，展示青海的時代風貌。據內地《光明日報》資深記者陳宗立回憶，那年他與李南山一起去柴達木盆地探訪，李南山的探訪使他受益匪淺。李南山曾說：「報告文學是採訪的藝術，我們必須深入地採訪，精心地寫作，寫成的作品讀者才會喜歡。」「有生命力的作品是要用生命來寫的。」

掩卷沉思，我衷心祝願李南山晚年繼續行走在文學的路上。

.....

圾扔在定陵寶城外的山溝裏，這可是給皇帝做棺材用的金絲楠木，都是厚過八寸、長過八尺的大料，雖然在地下經過四百多年，可能有所朽變、有所腐蝕，但以金絲楠木看不會有大變。據有關材料記載，是在定陵博物館辦公室主任指揮下，像劈柴扔垃圾一樣給扔掉了。當時在幕後和現場指揮發掘的絕對不乏大家、專家、方家，為什麼會把皇帝的棺材板隨便扔掉呢？由此還引出數條人命。據《風雪定陵》中記載，被丟棄的金絲楠木棺材被兩位農民發現，當時拖走，雖然他們不知此為何物，但卻看出這朽爛外表面裏是一副上好的木料。於是一位農民拉回家，給老兩口自己做了兩副壽材，沒想到第一副剛剛做好，老伴突然就不明不白的死去了，第二副棺材也是剛剛完工，老頭便一命嗚呼，一時遠遠近近，傳得沸沸揚揚，神神秘秘。

另一位檢到金絲楠木棺材板的農民一開始也是喜出望外，拉回家後做了兩個大躺櫃，端端正正擺在堂屋裏。有人開始傳皇帝的棺材板不是老百姓隨便用的，說得讓人心驚膽戰，悲劇還真發生了，有一天這家夫妻回家後發現四個孩子死在躺櫃內，原來他們玩遊戲躲進大躺櫃中，被困在內，最後窒息而死，最大的才十二歲，最小的剛剛五歲……

人們都害怕皇帝的棺材板，害怕它會給村民再帶來什麼惡孽，就用柴火把它們燒了，沒想到那皇帝的棺材板會發出那樣一種怪怪的味道，一種膩人的香，香中還帶有絲絲的甜味，人人都害怕，避之甚遠。後來請教專家方知，那才是真正的千年的金絲楠木香，連那些專家也只聞過幾片金絲楠木屑的燃香。

棺材承載着人類文明，走過整整數千年，對人類文明作出過貢獻，應該給予正名，它是屬於物質文明還是非物質文明？

(下)